

兩朝四代傳奇人物：

怪傑馮玉祥

(本文插圖刊第4、5頁)

·江山

下令驅逐溥儀出宮

有人曾說過：馮玉祥將軍的故事，就像他那個鐵塔般巨人身軀的細胞組織一樣多。

民國十三年時，辛亥革命已勝利十幾年了，可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統，仍然保留着尊號，居住在紫禁城裏。那些舊臣遺老還夢想着復辟，不少野心家也想利用這個禍根。國務總理段祺瑞每年還要交付給皇室費用四百萬兩白銀。溥儀爲了獲得一筆巨款，準備把稀世國寶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真跡抵押給外國一家銀行，把價值三十多萬美元的古玩、字畫、玉器，已白白地送給了日本人。甚至宮裏太監在筒子河邊上與日本人私自做古董交易。

當時駐紮在北京的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知道了這些情況，便找來警備總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共同商議如何禁絕這些事。當即決定，必須徹底廢除帝制，不留辮子，立即命令溥儀出宮。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深夜，馮玉祥率領部隊從北苑出發，半夜趕到安定門。士兵們圍住了

紫禁城，繳了皇宮衛隊的械，剪斷了皇宮的電話線。這時紫禁城裏的溥儀還在做夢呢！直到太陽

老高，太監們才發現守軍全都換了，幾個宮門也不准進出，知道不妙，慌忙稟告內務府幾位大臣。這時鹿鍾麟已進宮，通知內務府大臣紹英，廢止優待條件，勒令出宮。紹英、羅振玉、鄭孝胥、榮源等一般王公大臣在溥儀「御駕」前商量如何辦。可是誰也沒有辦法。這時一個宮女跑來稟

告，「敬懿和榮惠兩太妃說：寧可死在宮裏也不願走！」這時鄭孝胥眼珠子一轉，說：「天助我大清，有主意嘍：就說兩位太妃至死也不願出宮，皇上正在勸她們，所以請鹿司令能寬限幾天。」溥儀聽後點點頭，就派紹英去交涉。在歸秀宮外紹英故作鎮靜地對鹿鍾麟說：「你不是和故相鹿傳霖是一家嗎？爲什麼這樣逼迫皇上？」鹿鍾麟說：「我們是來執行國民軍命令的，是爲了民國。如果不是我們來，那你們就休想這樣寬容了。現在宮內外已佈滿了軍警，就要動手，如果不是我們勸阻他們稍停片刻，現在就衝進宮裏來了。」紹英只好回稟溥儀，說馮玉祥限在下午三點之前離開紫禁城。但許多大臣還是主張用拖的辦

法對付國民軍。

眼看三點快到了，鹿鍾麟和張璧在外面等得不耐煩，又非常着急。動武的吧？馮總司令有言，皇室人員一個不准傷害。這樣拖下去吧？夜長夢多啊！正在爲難之時，國民軍總司令部送來一份急件，鹿鍾麟見是馮玉祥親筆信：

「鹿司令，速告溥儀，再限二十分鐘，請他出宮，否則我軍在景山上的炮兵即投入戰鬪。此計，切勿失密。馮玉祥，十一月五日中午。」鹿鍾麟與張璧兩人會心地一笑，立即傳紹英，不一會兒紹英和鄭孝胥一齊出來，鹿鍾麟掏出那寫有「緊急」字樣的信封對他們說：「總司令下令，再限你們二十分鐘，不然的話，別怪弟兄們不客氣，我們架設在景山上的大炮可要對準皇宮開炮了。」

這幾句話把兩位大臣嚇得够嗆，跑回歸秀宮稟報皇上，立時宮裏就像熱油鍋倒了一瓢涼水。鹿鍾麟隨即帶了幾名衛士進宮，問溥儀：

「你到底願意做平民、願意做皇帝？若願做平民，我們有對待平民的辦法；若是要做皇帝，我們也有對待皇帝的手段！」溥儀趕快答道：

「我自然應該做平民，無奈許多人跟着吃我，他們迫着我在這裏，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鹿鍾麟說：「既然如此，就請你立刻出宮，從此做一個善良的平民。」

溥儀在「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書」上簽了字，從神武門出宮，五輛小汽車停留在護城河邊上，末代皇帝和他的皇后婉容、包裹行李都載向溥儀的生父——醇親王載灃家去了。

當晚馮玉祥設宴犒勞鹿、張二位和二十幾名進宮的手槍手，並宴請了「清室接收保管委員會」的吳稚暉、莊蘊寬、李石曾等文化界人士。馮玉祥後來在覆段祺瑞的電報中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只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

與洋大夫結生死交

一九一六年前後，馮玉祥率部駐湖南常德約兩年，與一位美國醫生羅根十分友善。羅根大夫醫術相當高明，而為人樸實厚道，對中國人民平等相待，因此，深受馮將軍尊敬。

一天，馮玉祥家裏來了一位精神病親戚，請羅根大夫前去治療。當診視完畢，羅根大夫教病人做醫療體操時，不料這位患者突然摸出一把手槍，對着羅根大夫舉槍便射；把羅根大夫打倒，馮玉祥忙起救羅根大夫，也被打傷左手和肩部。但馮玉祥未被擊中要害，住院兩個星期痊癒。而羅根大夫左腮中彈，從右邊脖子穿出不治身亡。事情發生後，社會上曾為之不安，以為會引起國

際糾紛。但令人感動的是，羅根夫人對這件事却十分理智地加以處理。她約集當地牧師開了一個會，認為那瘋子不是故意殺人，無需追究，也不必賠償。美國領事也不要干預此事。他們到中國來服務，本來就認定犧牲一切的。她還接下丈夫的工作，接連幾個星期照樣為這名精神病患者治病。

羅根夫人的高尚情操，深深感動了馮玉祥，他籌集了八千美元，用以資助羅根的長子在美國的學業。但羅根夫人及其長子決意不受。羅根長子自美國來信，表示「父親為職犧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願，對於幫助學費的好意，只有心領謝。因為，我已發過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給自己讀書，決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務請你允許我完成這個志願。」後來，馮玉祥便用這筆款子建造了一座行營禮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紀念羅根大夫不朽的精神。這座禮堂可以拆遷，可以隨部隊轉移做為開會、講課之用。

一九三七年馮將軍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羅根大夫的墓前致祭，並且建立了一塊石碑，將這一段故事記載於上，表達對這位美國朋友的敬重與懷念。

現在羅根大夫的孩子們已是白髮銀鬢的老人，但這兩家人的友誼却持續到現在。出生在常德的羅根大夫的次子特雷西，多年來一直帶領兒女去中國，參謁他父親的陵墓，尋找昔日的友情做為他最大的安慰。一九八二年他以七十六歲的高齡，重又踏上中國的土地，與馮玉祥的女兒馮弗伐、馮理達見面。特雷西對馮理達說：「我從小

在常德就很景仰馮先生，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把我們一家當做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以誠相待。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們到德山的一所中學度假，馮將軍前來做客，說話十分和藹，毫無架子，臨走時囑咐我們最好不要上山打獵，以免槍聲驚動軍隊，引起誤會。父親欣然接受馮將軍的勸告，可見他們的關係是很真摯和坦誠的。」

收集倭刀刻字明志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滬戰爆發，馮玉祥將軍先是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上海戰區戰事；後又改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戰事。九月下旬，在泊鎮以東的一次戰鬪中，一架敵機被我軍擊落，馮將軍在敵機殘骸中發現日本刀一把，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抗戰的戰利品，十分高興，當即寫了一首「丘八詩」鐫刻在刀上：

倭刀，倭刀，
刃快鋼好，
我把你妥為收藏，
準備大殺日本強盜，
快了，快了！

後來，他又陸續收藏了四十三把日本軍刀，其中有抗日名將張自忠、王耀武、孫蔚如、池峯城等在前方獲得而轉贈給他的。張自忠將軍送給他的一把軍刀；馮玉祥在上面刻着：

此刀是張上將自忠在臨沂大戰時得自日本鬼子的。馮玉祥，三四·九·二（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臨沂大戰是指張自忠部隊在臨沂防地殲滅日寇板垣師團數千人的大戰，這是臺兒莊大戰序幕揭開前的一次大戰。

池峯城送給馮將軍的一把日本軍刀，馮在上面刻着：

此刀是日本的將官殺我們中國人的，日本天皇賞賜他的刀。此次倭寇投降在保定繳械，池司令峯城託鹿部長鍾麟帶來重慶賜給我的。馮玉祥，三五·二·二六（即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當時池峯城將軍擔任保定警備司令，是當時的受降官。這把日本刀鋼刃銳利，護手用黃金鑄成，刀鞘上隱約看出有梅花圖樣，是日本天皇賜給殺人最多的日本將官的。

送禮祇准由上對下

一九二二年，北洋軍閥直系首領曹錕正逢六十歲，便張燈結彩，大做其壽。北京政府各部出席了七百多官員，大軍閥吳佩孚親自任總招待員。一件件珠光寶氣的壽禮送到了曹府。馮玉祥從來是不理官場上那一套，也從不向官員們送禮的，可是這一次送禮來了，這簡直是一大新聞。送來的什麼呢？原來是一個瓦壘子，而壘子裏却是清水。壘子的封口紙上貼着馮玉祥親筆的題字：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一段時間，馮玉祥在南京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南京市長劉紀文是一位有權有勢的人，劉紀文結婚，四面八方送來的禮物堆成了小山。這時，馮玉祥送來一個禮品匣，

劉紀文打開木匣，却見裏面裝的是一疊南京市民申冤的狀紙！

馮玉祥在他的部隊裏規定，官兵之間，只有婚喪大事才能送禮，但只准上級給下級送禮，不准下級給上級送禮。

陸軍上將軍校旁聽

馮玉祥先生出身貧寒，當了軍人以後才讀書習字。到後來他職位越來越高，但讀書不輟，成了著名的「丘八詩人」，一生共寫了一千四百多首詩。他請陶行知等一些教授給他講政治、經濟、哲學、英語課。他說：「一個人活在世上，豎行的文字要學，橫行的文字也要會，要是不能會五國文字，至少三國的文字總該會。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記裏寫道：「今天算是一個最好的紀念日，就是我用英文講演。」這時他已是六十五歲了。

一九三六年，他當時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可他卻去南京陸軍大學當旁聽生。陸軍上將當軍校學生，這可是史無前例吧？他聽課認真，從不遲到，遵守紀律，也從不表現特殊身份和優越感。上課前他同大家一起站起來向教官敬禮。許多教官都認識馮玉祥，常走到最後一排馮的課桌旁向馮玉祥行個軍禮，再去上課。他對教官們說：「免了這個禮吧！我雖是個上將，但在這裏學習就和大家一樣。」他畢業時名列前茅，學校發給他一張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畢業文憑。

他也重視子女的學習和鍛鍊。他規定每個孩

子每天得寫一百個大字和五百個小字，規定子女要寫日記。他還要求每個孩子必須學會洗衣服，學做木工和種地，女孩子還要練習刺繡。他在泰山期間，分給每個孩子一小塊地，讓大家耕種。他還教育和組織部下學習，為平民辦學。他先後在駐軍的地方辦過十五所小學校，讓貧苦家庭子弟有學習的機會。

馮玉祥部隊在河北廊坊駐防，他本人經常穿着一身便衣，出來考察軍隊風紀和民間疾苦。一天晚上他正在廊坊北大街溜躑，聽見一個小茶館裏又哭又鬧的聲音，他進去一看，一個小流氓正在拉拉扯扯調戲婦女哩！這個婦女沒有辦法，氣得直哭。馮玉祥見此情景，大吼一聲，那小流氓見這麼一個鐵塔似的人，乖乖地溜跑了。

這個婦女原來是茶館的老板娘。馮玉祥問：「你男人哩？」

這婦女並不認識馮玉祥，她說：我男人在馮玉祥部隊裏當兵打仗死了，撇下我一個婦道人家帶着兩個孩子開茶館熬日子。小流氓整天來胡鬧，抽煙喝茶不給錢，還想欺負人。馮玉祥聽她的訴說，一陣心酸。他覺得自己的士兵犧牲了，家屬還要受人欺負，心情很沉重。他對這個婦女說：「大嫂，我就是馮玉祥，以前對您照顧不周，請多包涵，您有什麼困難儘管說吧！」這婦女一聽說馮玉祥驚喜得不得了，忙說：「只要小流氓們不來胡攪就好了！」

馮玉祥說：「好吧，我給你寫個條子。」那婦女找來紙筆，馮玉祥提筆寫了「家嫂在此開店」六個大字，落款馮玉祥。寫完對那位婦女說：

「你把它貼到門上就沒有人敢來欺負你了！」
這張紙條可真靈驗，從此，再也沒人來茶館搗亂了。

為侄兒改名馬忍言

馮玉祥有個姪兒叫馮宏謙，曾在浙江蠶桑學校讀過書，並在巢縣家鄉栽了一千多棵桑樹，養了兩三年的蠶。但收益不佳，便到山西找在那裏駐軍的馮玉祥，說：「叔叔，我這趟來就不走了。找您謀個差事幹幹。」

馮玉祥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不行，我這個隊伍沒有家鄉人，也沒有官給你做。我給你一百塊大洋，你還是回到家鄉把蠶養好吧。」

馮宏謙說：「叔叔，錢我不要的，你的營房裏不是貼一幅對聯：『為國為民的請進來，升官發財的滾出去』嗎？我就是為國為民來當兵的，當伙夫馬夫也行。」

馮玉祥見姪兒有這個決心，就說：「那好，你就留下當兵吧！不過，我建議你改換姓名，馮字去掉兩點，就是馬字；要像牛馬那樣吃苦耐勞，不能高人一等、多嘴多舌，要多做事，少說話。你就改姓馬，叫『忍言』吧！」

從此馮宏謙就改名馬忍言，在部隊當了一名士兵。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馮玉祥就派馬忍言回到老家巢縣去開展抗日活動。一九四一年馬忍言從阜陽轉往重慶看望馮玉祥。馮玉祥見到馬忍言異常高興，說：「我聽說了，你們幹得好呀，幹得好！早知如此，我當初也應去打遊擊。」說罷，為馬忍言揮筆書寫了一幅對聯：

孝子賢孫須先救國
志士仁人最重保民

又寫了一幅中堂：

為國不為家，為公不為私，為人
不為己，我們能如此言行，便對得起
我們的祖宗。

接着又乘興為馬忍言畫了一幅寓意深刻的國畫《牧童騎牛圖》，勉勵姪兒以赤子之心為國為民。

直到馮玉祥逝世以後，馬忍言才把名字改回來，仍叫馮宏謙。

娶得賢妻革命伴侶

李德全是「五四」前極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士之一。她看到當時許多知識婦女一旦結婚往往就失去工作的條件，遲遲不肯考慮婚姻問題。

一九二四年她已二十九歲，經親戚介紹，認識了馮玉祥。此時，馮在北京擔任陸軍檢閱使，他的元配夫人劉氏於一九二三年病逝，許多人包括總統曹錕都想為他做媒，但馮都沒有同意。這時馮篤信基督教能救國，人稱「基督將軍」。李德全擔任女青年會總幹事，馮將軍聽過她的演講。由於雙方都有愛國主義思想，志同道合，他們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結婚。

婚後，李德全毫無將軍夫人的派頭，仍然過着勤儉樸素的生活，經常身着布衣，親自操持家務，還不時給馮部官兵及眷屬上文化課，講救國的道理。戰時，她慰勞傷兵。一九二四年十月二

十三日，馮玉祥發動歷史上稱為「首都革命」的政變，自任國民聯軍總司令，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商討國事和主持政局。當孫中山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到達北京時，政局已為奉、皖軍閥把持，馮也避居天臺山，李德全便代表馮玉祥到北京歡迎孫中山。孫中山在北京病重時，馮玉祥已駐軍張家口，任西北邊防督辦，李德全帶着馮的親筆信，自張家口赴京前往探視，又帶回了孫中山送的《三民主義》等書，發給國民軍官兵，作為教材。李德全還親自為國民軍教導團講解三民主義。

李德全在大學讀書時，擔任學生會會長，是校內外宗教團體中女學生的活躍分子。李德全非常富於愛國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她得知有外國人在巴黎說：「中國不值二毛五」的話，十分氣憤，就和同學們寫了大幅抗議書：「中國不值二毛五，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人值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五五！」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李德全也積極參加。婚後，李德全與馮玉祥共同生活二十餘年，李不但是馮的賢內助，也是思想一致的革命伴侶。

一九三六年一月，馮玉祥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李德全隨馮由泰山到南京，即投身於婦女解放和救亡運動。這年五月二日立法院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沒有規定婦女代表名額。李德全作為「全國婦女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的代表，帶頭向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請願，要求在按區域、職業選舉國大代表時，規定男女代表的比例，並規定婦女團體有權選舉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有一次婦女座談會上，李德全說

：「女子結婚以後，即從事家庭瑣事，而男子仍在社會工作，這樣女子如何與男子競爭呢？夫婦關係如何能美滿呢？」她聯絡南京知識界婦女，於一九三六年夏天發起組織「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她們開展學習和學術活動，舉行講演會，組織參觀工廠、天文臺，學習駕駛汽車和實彈射擊等。

一九四八年馮玉祥逝世後，她把馮的遺留房產無償地交給國家。一九四九年二月，李德全到達北平，三月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十月擔任衛生部部長，兼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她經常深入基層，甚至親自檢查街道和公園的公共廁所，親自向吸煙者宣傳吸煙的害處。一九五四年她率領慰問團去廣西慰問少數民族，每天翻山越嶺，不畏艱險。有一次在山路行車發生事故，頭部受傷，她堅持就地治療，繼續對少數民族進行慰問活動。她當了衛生部長，有一輛專車，她却很少乘坐，上下班經常步行。她的警衛員暗中叫苦，「跟李部長當警衛員，一年得多穿好幾雙鞋！」

李德全身體一向很健康，但在「文革」的十年內亂中，目睹林彪、江青一夥倒行逆施，胡作非為，憂憤成疾，一病不起。有人借口「戰備」，三番五次逼她離開北京，她氣得發抖，拍着桌子厲聲問道：「難道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在北京了嗎？毛主席、周總理不走，我就不走！」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她的大女兒理達把此事寫信報告周恩來，周在自身處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保護了他們。李德全在北京病逝，年七十六歲。她是中國著名的婦女領袖之一，也是對馮玉

祥思想有影響的一位婦女。

馮玉祥一九四七年赴美，名義上是考察水利，實際上是被放逐。一九四八年馮乘蘇聯「勝利號」輪船自美返國，經過一個月的航行，已進入黑海。這一天馮玉祥正在船艙裏跟女兒曉達、穎達談話，突然曉達說：「好像有什麼味兒！」四下一看，她發現有煙從門縫裏湧進屋子。「着火！」她驚呼從船艙往外跑，接着穎達也往外跑了！她驚呼從船艙往外跑，接着穎達也往外跑了，跑了幾步，又忙回頭往理達和理達的丈夫元錚房間跑，準備去報信。這時曉達已跑到樓梯口，而那裏正是火源的中心，無情的火焰把她吞噓了。這時理達房間裏也發現艙頂壁縫間鑽進縷縷黑煙，這時房門突然被踢開，穎達奔進來說「着火！」轉身又往外跑，理達和元錚追上把穎達

拖了回來，緊緊把門關上，打開艙窗把穎達托了出去，隨即元錚和理達從艙窗也爬了出去，來到甲板。洪達和賴亞力也在甲板上，他們一起趕到馮玉祥、李德全住的船艙，只見窗戶緊閉，艙裏濃煙瀰漫，洪達和元錚奮不顧身，從窗口跳進艙去，尋找消失在濃煙中的他們的父母。負了傷的李德全先被救出來，馮玉祥被搶救出來時，已經不省人事。經過搶救，李德全復甦而馮玉祥與世長辭。

馮玉祥從十一歲從軍，從小兵一直當到上將，是一位經歷兩朝（清、民國）四代（光緒、宣統、袁世凱、蔣介石）的傳奇式人物。但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他一生清廉、兩袖清風，憂國憂民，甘當公僕，這是難能而可貴的。

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

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精裝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③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④戴笠與雷鳴遠⑤戴笠與現代警察⑥戴笠與鄭介民⑦戴笠鋤奸記⑧戴笠與毛人鳳⑨戴笠的幾個戰場⑩戴笠軼事⑪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精裝三百元，聖文書局出版，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